

四
書
輯
釋

中庸朱子或問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或問各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
二者固不同矣字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一義程
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
之義謂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如然發時
字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
字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
道也道以由行見形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
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
先不後理之當去詰下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
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
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
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其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

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
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
而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
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
爲體用此愚於各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蓋體中
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并行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時中發之中是
用○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入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
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
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於久
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古異而其
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蓋錄書之妙食五合是常自不
變一合爲能久乎○陳氏
曰平常不易本作一○
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

與無忌憚者相反君子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指趾細微而不敢忽則

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

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

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其高難行之

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

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

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惟故謂之中以其不道異可常行故謂

之庸未有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

也中即平常也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

須要致冷就涼衣高陣弱此便是中便是平常

須用前湯就密室重裘堆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

是失其中矣○辯議放代事須異常常是平常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

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

精未發之冲乃古人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

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

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

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李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曰其曰

須句句理會使其言自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

於此篇也○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說如何同並去志不爲人

者心存乎德而無意乎功名爲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

乎德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謂之而不入尊之而不行聖人之

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謂之而不入尊之而不行聖人之

何望哉聖人之孝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直喜其孝者亦

盍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與夫自

輕其身性命無本哉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

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

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繳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

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止指此下等人。懋若曰：未能成已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註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烏定反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註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

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

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官人之有性此人如朝廷之命也

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之

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

理無不統於其間陳氏曰君統造化者則天論之大曰只是

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為元於物之時為春於物之成時為夏於物之固時為秋於物之終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時為元於物之時為春於物之成時為夏於物之固時為秋於物之終時為冬

其微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

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

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貞在我謂

之智以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真我一

警之也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

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

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荀揚韓子論性詳見

了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說不合看又說率性

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莫不自然各

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

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

之性則自君臣之分扶問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

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

正之分別被列反下有別同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

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備之全體所謂性者無一

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此言性與物

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

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駢反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

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君臣義豺對皆類之報

本禮睚此余鳩之有別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

義理之所得通龍離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

亦或不能無失於後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注

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

皆蔽其天理

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

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

天

逆而無以

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

清明

以質言天理渾

上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

教於天下使夫

音扶

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

疏之殺

所戒

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

同反下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

扶同

則義之為教行矣

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

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

去志

無知同之為教明矣夫

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計其

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

所欲違其所惡註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

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而致其彌縫輔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

強上爲之也陳氏曰辨其親疎之數如爲之立五服自親至疏

下長幼之序爲之制度文爲如三千三百之嚴輕重疎密各

有等級之不同爲之開尊禁止如司徒牧民以任○陸淵之

之節如數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子思

以是二言者於篇首雖曰如以釋法必有其名義然學者能因

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道名義之間而已哉蓋

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

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

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

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

去上其其所本無背其其所至趨而從其所甚易去上○所極

無謂私欲所至難謂異端之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

空虛所甚易謂吾道之數

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文辭偏曲皆

非所以爲教矣陳氏曰釋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

盡發昇除了一端於真空老氏以無爲宗以道爲

形器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

目又曰老氏清淨無事釋氏屏弃人事由歸或謂詰辭折而

亦只不明或詞章辭辯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擬彼得事業

一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說佛老以空

後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教皆其說佛老以空

辨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

學門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推行力行之事也則夫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特由我而

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爲是邪曰程子之論率

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下胸及各有條

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之謂性人

生而節以上不容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

順而節之則道也又曰天降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性者

是所謂性也循其性不為牛底性牛則為牛底性又為馬

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可不為牛底性牛則為牛底性又為

生此所謂率性也○文集程子說人所謂在天而靜以上是

便是在人生以後此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而靜以上是

所謂在人生以後此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而靜以上是

中分道性者性也○語錄程子說物皆有不全是生之性

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

精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去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

道者又在脩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私意也又音者宜以

之意推子思程子所信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也又音者宜以

無有異自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也又音者宜以

齊而不中節非道也在我者則隱若顯顯則何患乎不中節也

彼我之味并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

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王公至皂隸儀章，新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感。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如是乎？

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揚氏所謂泛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也。在我矣。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不善者，謂天也。性無不善，則道不可加損也。無後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善如乎脩焉。率之而已。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善如之云，却似未合字思。本文之意，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想是窮道之謂也。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教之以道。又曰：脩道之謂教也。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精而求復，獨其一條所謂循此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獨其一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反扶闢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程子曰：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呂氏所謂先王制禮作樂，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

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偏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本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爲太繁復而失本文之意耳呂氏曰脩性而行無物境之難無不中節者然以無小過耳不及故品節斯厚謂禮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見孔子彈之切切而彈之言曰先王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曰見孔子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其故然者其所以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不可不備此先王所以制禮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呂氏曰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揚氏曰臨川王氏云天度我有是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我然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如以謂聖人之作易得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宜真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

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谷而譏程

音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

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道天倍暗情爲非性

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道天倍情則非性矣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

之云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

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

其深潛續止忍密於游稱其穎悟温厚謂揚不及游而亦每

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然復其言究覈下

反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

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旣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
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
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
然學者當無須更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
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
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
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力萌而致察焉以謹其
善惡之幾評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
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未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
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
先則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
反則治法失之則亂蓋無須更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
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

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

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

持守指戒謹恐懼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

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去之則亦判然二

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

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

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

間去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

曰不見反形句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

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註錄不見是屬既

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取○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焉正如防賊劫以須

要塞其○痛○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恐豈在明不見是圖○

來路○無聲夫音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

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
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
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
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
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句反下於聲者容貌之間
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
之差而已也語錄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愈於顯而偏於獨
哉蓋獨者全用之聲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
焉則亦無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
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
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
無須臾之間法去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法去已遇人欲存天理
之實實善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
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惟道者以
身任此道

如文言所謂休仁。陳氏曰此兩節是
做工夫處見得聖賢体道之功甚密 曰諸家之說皆以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

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

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旣

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

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

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評複詭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

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陳氏曰潛雖伏矣一
節申明首章謹獨意

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
章戒謹不睹不聞意 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

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

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程子曰要緊持他意
天理則在德須有不

言而信者言雖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
愧屋漏與慎獨這是一箇特養底氣象 曰子又安知不睹不

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

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
 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
 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去谷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
 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
 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說而其繁復偏帶而
 無所當去聲亦甚矣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
 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
 非道所以不睹其所以不聞惟其所以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所以必慎其獨○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
 揚氏不同而予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
 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
 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
 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
 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

微然不知理於其真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然而人聞其理其若不可致也。呂氏曰：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其若不可致也。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若不可致也。可去皆外物也。善與不善莫不知之。地人所不聞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爲已而巳。游氏曰：人所不聞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號加焉。雖設自蔽吾誰處是就人知憂言。呂游揚氏所說。是就自己不知憂言。章句是合三者而言。知憂言。呂游揚氏所說。是就自己不知憂言。章句是事。只是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則已動。上兩句。是

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

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尚驚之云者則
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
不見其在是云尔亦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
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鸞是果何理也耶若楊氏
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
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
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
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
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
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聿下之別筆列而墮
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
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
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天
恥之間號米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大有定而
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
米道則烏得而離耶故裝而衣既而食日出而作而不息耳
月之視鑿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

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柰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曾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臆音史肥也今瘠音夕瘦也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勘之明道平日

之言平易

去反七谷

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魯砥

音武夫石

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

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

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中終之所至極

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

當土聲下其當同方其未發渾然在中言渾然音同無所偏倚故謂

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矣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

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

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

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

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

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

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
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
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
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評
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殫切而行之每不違焉

則爲有以致其知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

禮記曰：「致知則天賦之明，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知，非謹獨又何以爲致知，血脈相承如此。」

禮記曰：「致知則天賦之明，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知，非謹獨又何以爲致知，血脈相承如此。」

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

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

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

故充塞無間去驩與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中節心

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驗此萬化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

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推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人一等而論之由致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

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如射者志於中的的亦學者立志之

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

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

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

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殊有二物

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

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

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

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外殍則不必人消物盡

然後為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殯而如生者不殯殯凡若

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
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
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
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
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隋賦中和者乃不能以救
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其彼
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
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
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春秋國時其不能者天下雖治
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唐虞之四凶有其間一家
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語甲上下之分即
之謂也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直而在上則
事業窮而在下只如一物不礙定一萬物育在
不礙是一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爲焉將不
家萬物育

又爲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
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
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
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
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声後凡言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書中節音同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
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
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義列
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錄此曰未發之中是統事上論性
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
所謂中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知也此是指示發之中也○曰
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
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去声同
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

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

者。學者尤當虛心求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

定也。呂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

發乃心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固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以併

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

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

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

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曰：中

子日中也。首所以狀性之林。蓋中者。性之爲義。自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

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

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

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
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
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謂九斿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
爲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謂不及者
此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謂不及者
之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謂不及者
既思即是已發南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不可謂之中也
問曰此言當以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不可謂之中也
何而可程子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不可謂之中也
發一思即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
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
不可矣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
有別筆列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
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文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
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

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程氏曰喜怒哀樂之未

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發乎中若既謂之中是不識大本

也○然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爲已發是不在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

也○然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也

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達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

然不須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

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

之體既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程子曰未

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如鏡如止水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

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

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

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

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發耳目

之用哉程氏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

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也程子曰其言靜時

可然靜中獨有幾若得這裏便是惟聖孝者莫若自先相會
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一事未了他事如子日莫若自
日不日禁當思思不日或曰本須是習能專一事未了他事如
事皆要此一不誠之或曰本須是習能專一事未了他事如
子日看事如何不聞也若無事時日須是習能專一事未了他事
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日須是習能專一事未了他事
前而後重者難他口反黃海見勞難也難高續綿也蓋以綿爲
名曰難續也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
而設旒纒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
爲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無見聞也若曰獲之有約
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
飲也約謂之拘以絲爲之者鳥屨之面以爲行若使當祭
之時真爲旒纒所塞後則反遂如龔瞽則是禮祭祭節皆不
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醒子之言決不如此是
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
或曰高致轉雖見問莫過焉而不留否醒子曰不說道
非礼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縱說佛字便不得也

大抵

此條最多象誤蓋聽他人之間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

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

幸其間此篇美反漏顯然尚可尋繹亦以別其偽獨微言

之湮暗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曰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

如引漢空質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

而後見夫音扶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

浮屠者幾希矣幾平音後凡言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

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其殊不知

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

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

來此心發見賢漏反後凡言發見音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

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

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音解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

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
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自夫未發
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
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
安得塊若怪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爲義理之根本
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素音亂接
引垂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音亂不信
哉音亂所以中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吾心果何爲乎固也
其庶乎發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所謂空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音亂乎其間乃所謂空也
後見乎中矣則不見也若音亂乎其間乃所謂空也
猶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音亂乎其間乃所謂空也
而未肯中物也推然後知輕重變然後知長短物皆然也
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厚髮之差然則
物不中節有常多其故何也由其應物當無厚髮之差然則
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猶權度之法不精則於
量百物不能無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
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爲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心語錄孟子乃是論楊氏所謂未發之特以心驗之則中

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

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

失也其曰其勵謂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

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

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

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

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

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

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

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否不當論其有

無則至論也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

失無人發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

子之勵孟子之喜因其可勵可直而已於孔子孟子可有哉其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雖之於物而異形而變之明未
出於無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
發也。一橫行於天下試王亦不必服也。故於天下之
中。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猶是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際。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
中和則天也。同。通證。不怒者。唯同乎天地者爲然。出怒不怒
位。方物可育矣。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
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
生無爵死無謚。神至友正作謚。三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多之而已矣。
周人冠註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
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道爾皇祖伯某父
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祝孔子爵不應。拜音後。諡而子
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
必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

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

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

心之正也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

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

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

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

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

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

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中庸是乃所以為無

謹素常遜言恭色謹素常遜言恭色謹素常遜言恭色

○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後進戶部員外郎事憲宗與均州用敗道州後進戶部員外郎

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犖精效一時推為第一

士傳李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進戶部員外郎事憲宗與均州用敗道州

即後進戶部員外郎事憲宗與均州用敗道州

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

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

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

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

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

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

臆決也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主於義

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

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

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呂氏曰君子

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

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

可也也曾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告而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

之時中唯對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後肆其姦心濟其私欲
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
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
知乎禮意得在安行不違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
謂而不以聽者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
其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
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
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
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
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其月守者不同
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
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
音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
斷而意屬音屬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

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

失夫全篇之首矣此職句乃清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

出以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然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

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程子曰中庸之為德民不可

至也。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諸家之說固

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資薄氣弱者則有以切

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從諸君月之章而自省悉非

焉則亦足以有警矣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

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

能久也。推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于誠雖心悅而不可

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

于常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

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踈闊又益甚矣

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

幾耳

得中則民不能識中故能久若器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

之意也

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

曰知去聲愚之過

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

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

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

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也知去之過

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

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

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音歸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

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

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

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

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善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

反時利

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

去声下文之知知者音並同

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

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

而樂音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

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

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揚爲優兩端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

衡而無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程子曰執其兩端所以旌輕

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

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

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

而求其義理之至當註然後有以知夫音無過不及之在此

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林氏曰中庸神妙其兩端注必爲過不及之兩端曰執猶今之所謂執待使不得行也舜曾舜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馬應耳或以二

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替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法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晏空曠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子日顏子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嘗服膺而能晏空耳○裴進未得中而不居故借夫未見其止也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奉養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比愬前後而不可

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
克角實而足以見其深潛鎮反止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

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呂氏曰如願

澤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過故仲

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

膺而不致矢弛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致緩此所以忱然

聖人之立欲罷而不能也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

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侯氏曰中庸

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

之勉而中然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

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

必取於行而無釋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

從七恭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

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

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附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揚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婦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揚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一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然不可曉也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斯以爲舜則絕學無爲矣○揚氏之論或問中已可見故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

其孰能反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
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
怯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誼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
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
倚而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
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趨
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
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
之強爲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與
北方之強者爲未然耳呂氏曰矯之爲言猶屏木也木之性
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木自過有不及將使成材而爲器故
不及者直在所矯人疾氏曰南方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
子居之也方之強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
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爲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一章素意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係音素也固有未

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遜世
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
素不應頗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今論
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
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
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
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謂此不見知而不善者疑慮不萌於心雖乎則不可拔也兼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君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
贊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入道之常雖隱不肯亦能知
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
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復
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

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

大而人猶有憾也夫

音

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

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

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

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

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

論語

論語

字在八末者方味以說散財用也其音如論語而

費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一費字悉位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國

下而近費者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則

義又有用之義焉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

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

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爲飛戾天魚

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

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

程子之云又何疑邪

永嘉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

數者爲隱則小之爲義非美於之謂也謂之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

○曰然則程子

所謂爲飛魚躍子思契緊爲人處緊君忍反

與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

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爲之飛而矣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

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

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

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

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

爲子思契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

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

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居並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

去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亦賢諸日用之間者則初

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
所滯礙牛代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
然後可以得之也文集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
無所滯礙之妙蓋以消之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堦流行
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
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者方足形容天堦流行
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方氏曰或問中舊說程子所
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勿之謂無所滯礙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
後有以自覺也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躍必有以自覺也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心着意也活潑潑地是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意照上言今論却就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朱子兩說皆精但前說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期句皆是指其與外而形容其

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
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
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
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
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
也永嘉陳氏曰今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執一然則其
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暗俗之常
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
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
夫婦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焉而必矣于天魚而必躍于淵
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
云則焉可以躍淵而魚可以矣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
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

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

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

皆未安始貶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

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

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

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法也又非以是二

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

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

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

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謝氏曰

下魚躍謂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

子思與點道與人如若從此體悟便可入竟發氣象又曰鳶

飛矣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

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下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

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

矣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

得其所以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精孟子所謂游氏之說其不
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

能者不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

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去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

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

迷之地則莊生邪遺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

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

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

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

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

皆非經文之正意也揚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化之至於不

可知之神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及其

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祁寒暑雨之變其幾有尔

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

有感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鷹飛魚躍非夫作物不遺者其孰

此案

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

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

神識飛揚眩音督二音務迷惑而無所底止匿音旨發也子思

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爲明白但

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

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侯氏說已見章句

聖而不可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

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

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

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

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

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

所不能及則其求之萬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

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暗而以父君兄之四字

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又集注

立文與大孝聚非一章相似以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

乎臣一向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疾有土者多

尊僕諫之於主便有臣義之於○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

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

違道不遠之意一莫侯反車長二丈一指所以飯身者終不

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

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患怨其必雖同而所以爲忠

怨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

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怨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

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全誠者自

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

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

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

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

程子說計見論語語道一貫章集註

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也。

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音爲之

說之過也。夫音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

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

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

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

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諸行事不待勉而能

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

不當。夫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

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

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

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怨初

不相離

去聲

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

者意可見矣

程子曰忠怨兩字要除一個除不得○謝氏今析

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怨之忠無忠之怨而所以事

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怨之謂哉是

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

夫去聲下

正為同言之而非正為忠怨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

者仁之原忠怨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

蔡定

耳

張子曰所求

四長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

能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齊桓濟水竟

得如是病諸竟齊之心其猶直欲至于無窮方為博施然安

得如此文曰虛者仁之原忠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

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呂氏

曰外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

則辭應對之未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

乎人倫外乎世務其不可知者其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也於之別非所謂法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道也
外說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已取之不
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段而
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恕者誠有是心而
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
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事親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也
皆履底強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親弟交朋友
信庸德而已不足而有則有答有唱有和而越乎此者謂言
道難繼而不足無是行也不取苟言以自欺故言若易之曰所
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
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
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
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
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

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音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特以踐言也。則其行願謝氏言矣。有餘不敢不盡，即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願行矣。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自息，怒警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但程子侯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怒，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

反則關此亦反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

也則有似於怨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怨

耳其曰不怨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伎反義害之心也

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怨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

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

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怨而有似於

不怨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怨而實有不怨之心則是彼

爲人者既以伎心失怨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

爲以自已其於騶穆之命也豈不誤哉謝氏奉程子曰天地

之怨天地開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怨或言天地何故亦有不

怨曰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言天地何故亦有不

必固我則與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去而

忠恕將以至於忘已忘物則爲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

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游氏曰夫道一以貫

忠恕則已達道矣然忠以盡已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近焉故離達而不遠矣

揚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

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

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

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

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

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

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

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亦不

肯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反之之差而已

也揚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宜其離人哉人而為

譬也視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

其取譬可謂近矣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

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一人而仁是也視天下無一

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爲乎曰自道言之則惟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爲之方侯氏固多踈闊其引顏子樂路道之

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

怨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

家皆所不及侯氏曰爲道如言顏子樂道同又曰父子之仁

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

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蓋近

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

天下皆可怨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

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此評張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

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

於不非人居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蔡

克角實而有餘味也居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

反

足必道之也窮則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
行中貧賤者也才論不顯乎夷狄者志素也文王內文而外柔
夔以蒙大猷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也文王內文而外柔
愛人以蒙大猷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也文王內文而外柔
也彼以富我仁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在下位所以不援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
其止是所謂人者道也肅德之行庸言之謔若易者非
道不變無焉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微以操一曰之素
從父命無所性而不受俟命者心若夫行微以操一曰之素
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不能及躬是所謂怨天者出故君
子正而不求於人如求而己躬之不肖豈吾憂哉曰游氏說亦
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曰
條暢而存亡得喪去窮道好酒之說六義行身即其素其位而
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窮道好酒之說六義行身即其素其位而
燕而道行乎貧賤不能也窮道好酒之說六義行身即其素其位而
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也窮道好酒之說六義行
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也至矣道之在天下亦如易世而存無
亡故無古入則不自得矣蓋道之非泰也故位不援上知貧
至茶在上位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世而存無
賤之非約也此推正已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位不援上知貧
下不尤人蓋君子為能循理故否易以俟命君易未必不得
已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微幸行險未必留得也

故窮通皆辭幸者要當篤信而已但揚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願乎外則本文

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微幸之謂也君子居

其誠若固有之無出於外之思素其此山萬物皆備於我而身

自得也若易以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微幸以微幸而受命者

以容於此於禮樂者蓋有焉君子正而失正者直然後持弓矢審固也

引矢審固於禮樂者蓋有焉君子正而失正者直然後持弓矢審固也

者豈也求我反而求諸吾身以正焉益思所以此君子居見之

於是矣侯氏所辨常忽默識自得之說其當去近世佛者妄以

吾言傳音義與者其說而指意乖刺矣也如此類者多矣

其可笑也簡其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為其或

者無以對侯氏曰是既自無識無入不自得得是得為其或

謂之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猶是也肅言

之名為行之謂是自得也豈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

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

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

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

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

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呂氏曰不得

為人不能乎割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

模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故順乎親必先乎孝孝之本

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道者謂孝之莫大乎順其親者

妻自迎自甲者謂本于兄弟也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

賢論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語錄問宰子曰吾聞鬼神之名

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氣生於心死於魄魄者神之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死而魂氣歸于地

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必求諸陰又問其

氣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必求諸陰又問其

氣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必求諸陰又問其

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執壽則。只管騰而。鄭氏

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嗑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

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語氣也。魂者神之靈。魄者神之

靈。出入者神也。耳目之聰明者。魄也。然則陰陽未可言魂。神

形氣之靈。乃魄神也。如口鼻張子曰。二氣之神。魂者氣之

良能。是其靈。度。口鼻張子曰。二氣之神。魂者氣之。魄者

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蓋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魂。言

此則耳。精。疾。氣。為。魄。血。為。魄。魄。者。魄。是。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

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衰。散。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

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

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

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去。所。謂。精。氣。為

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但。在

也。反。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辭。了。更。無

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而
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
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精識以格之神現洋洋如
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鬼者陽之神現者鬼之神
見出海子註○陳氏曰陰清陽氣聚而生物之神也神之神
屬乎陽鬼遊魄降故而爲寒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之
狀入聚不過如此○但足
鬼之升上落是鬼之降下
引云二明此皆不重出○書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
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
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
洛已載章句下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故題目入
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
得謙說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曰
神者二氣之性來南物感難動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
雖自爲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
見乎其心之動又以見於聲色者動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
之間人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者皆也
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也來者神也所

風者不亡所伸者無息○張子曰形聚而理子數辨其非

為物物積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或散而理子數辨其非

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

考也○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性來之義只於氣息

伸之氣已後生之理自返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

續陽已後生之理自返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

然天地之化若不期以天地之化近取諸身其開闢性來見之

既體之形既返之氣復入以造化為呼氣則自然生人因盛而

鼻息然不必頤返之氣復入以造化為呼氣則自然生人因盛而

於真元天地之氣亦不期以天地之化近取諸身其開闢性來見之

及陰盛而天地之氣亦不期以天地之化近取諸身其開闢性來見之

畫則便有夜性則便有來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

微有反原之累耳○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帶而有迹其鬼

神則不神矣○死之故其思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

所為神神矣○死之故其思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

鬼神否神神矣○死之故其思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

來神否神神矣○死之故其思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

是答底語又曰曠渠說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從帶妮用須是

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架元郡君化去嘗來附語

亢流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輿道士園某又自外來道七
將一祀基子令將去間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祭享鬼神
不數字底把著寫不得惟此可少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
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若然下是
要集自家精神所以無不有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是
爲有亦不可爲無如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是
領有便得去始得如此如神在壺空中辯塞痛瀉自皆是
要他便是天地間妙用祖**浮揚**之說皆有不可曉者無不在思
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固不盛夫欲知鬼神之心度之則
神見道之妙用也其德固不盛夫欲知鬼神之心度之則
諸其心而巳神將來合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
申矣所謂不可神思也夫不可度故魂不見聽不聞不可捨故
所講不可射思也夫不可度故魂不見聽不聞不可捨故
其上如左也夫不可度故魂不見聽不聞不可捨故
則物皆彰矣夫不可度故魂不見聽不聞不可捨故
其德言也○楊氏曰鬼神之神惟誠而已誠之不可捨故
其不可捨如此夫不可度故魂不見聽不聞不可捨故
其知鬼神矣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
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湯氏曰鬼神之物而不可
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
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捨如

此則是以爲鬼神之神德所以說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
一物而別爲鬼神之神德也今侯氏乃折鬼神與其德爲二物
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
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音侯
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器之神亦器也形而下者○孝者心得之可也○語錄侯氏
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
而下者中庸之爲德爲形而上者○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
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
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
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語錄不是有此物時故前此
乃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離乎鬼神也○體幹猶木之有幹必先
物時鬼神做主將物做實方看得出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宮氏之說備矣

是達天堦也必

與孟子論之壽夭之不一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獲氏乃忘其

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也談之言以為顏子雖天而

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

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

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

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曰顏

而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天人於孔子固已培之則

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

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

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

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曰音之哉侯氏曰天

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為聖人其各與祿

壽孰禦焉固已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

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

說之期為祖父父母者也

昆弟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陸隆猶服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則服

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天子諸疾皆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則服

論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亦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崇望
後王季考為文王武王既志也故曰成文武德之季以
王文者武王既志也故曰成文武德之季以
未受命而其序有未也武成之書臣之分猶天以謂文王
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武成之書臣之分猶天以謂文
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臣之分猶天以謂文王豈未嘗
謂九夫而文王亦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
物也當六國時秦以言所之於帝不致復出口蓋名分之
此故以曹操之美言於帝不致復出口蓋名分之
害之實也曹謂至德文王之言一動類帝之則而反盜
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臾之五年則而
使約一曰有俊心則武王觀政於商而須臾之五年則而
然則天文曰大戒不將安歸然歐陽氏之書亦已
說矣歐陽氏曰孔子曰三事於商乎伯夷無道天其子
侯不於臣莫可歸也伯夷固是時紂雖無道天其子
其子此豈近於一人情耶伯夷之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
也秦晉於十有八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受命
三年并數之是以西伯位已改元矣甲問不為元古者又
君即位必數之元年西伯位已改元矣甲問不為元古者又

陽元至武王即位受命而天下其年大於元
并其居喪終十一年及其元而受命而得天下
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之年為元
也○道氏曰岐眉山二巔氏說與陽氏殊不同
未如何鄭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
氏也當考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
上正天下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始也
其左右難隱之闕也禮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
至矣蓋以爲不知是則不足以身且立焉然則
以政其義蓋惟聖人之爲能履帝爲其盡人道
子爲能考其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禘之禮仁孝
明矣夫如是則有○曰昭穆之昭世讀爲昭今從
天下國家也何有○曰昭穆之昭世讀爲昭今從
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
爲晉避諱而改之馬昭諱詞然禮書亦有作昭
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
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
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反六以爲外爲都
宮太祖在

此二昭一穆以次而南是也

孫毓日宗廟之制外爲廟宮內各有幾廟別有門恒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

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

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

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

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

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

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音凡廟

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

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

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

清遠曰

三凡州云宗廟釋尊或問之說詳矣但謂於太廟室中則

牽昭穆殿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器耳遷於祧則昭穆各

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

相向各列牖下殿以宣王考室之特言之後遷東向先公不

齒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

十六豆簋九罍八簋六爵及尸与主實獻酬之地蓋北明堂

則無妨於一日之所行矣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

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裕

祭之位音洽大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

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

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

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

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

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戶必以孫而子孫之

列亦以爲序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父爲

祧而而事之所以明子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

爲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以管蔡郕音霍

爲文之昭音晉音應音聲音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

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爾氏曰后稷至文武十五

謂其子為昭管季武子之子也曰廟之始

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

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

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

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

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世首為廟則昭不見穆

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

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語錄一裕一

而其自相為禘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

厭則武王世居於西王季之世而不禘於成王及其合食于禘

則王季之世而禘於成王季之世也唯四時之禘不陳毀

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

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禘反禮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

魯之東也與羊諸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

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

廟之道易擗

反

可也改塗可也

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

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社之也

所引春秋傳見曰然則天子

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

今不可考書禮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漢云受命于神宗高

甲廟宗太成號中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

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法故三廟不毀與

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反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

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

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肅居昭之北

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

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紉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

時則太王祔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祔武王遷

而康王祔自此以上赴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禘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諸亞圉如前逝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二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

禮記

禮記卷之四十四

禮記卷之四十四

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禮記曰武世室也
公之廟蓋已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鑿之禮記曰武世室也
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議之謂不立也禮記曰武世室也
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場皆於宮無所謂武世室也
諸王廟爲世室禮記曰武世室也
武王廟爲世室禮記曰武世室也
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二宗周之世室見禮記曰武世室也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禮記曰武世室也夫昔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禮記曰武世室也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自之定論也禮記曰武世室也文武之廟亦不祀也禮記曰武世室也所祀者文武以下禮記曰武世室也如不祀則太祖太宗皆不祀也禮記曰武世室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朝則視諸侯而殺禮記曰武世室也下同禮記曰武世室也其

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猶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

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

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

山節藻梲復音福廟重平聲檐與善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

侯之黜於九望音斷反簪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

楹音斷音角綠士又不得爲矣焉爲而不降哉補氏曰

刻爲山形即今之斗拱藻梲者謂梓儒住書爲藻文梁上短

柱也後廟者今下重屋也重擔重承陸林也謂說外檐下壁

復安板檣以辟風雨之邪壁也懸黑也望白也地謂之黜

謂之聖斷削也簪卷也○倉楹者倉其柱也斷斷者斷其

也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官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

蓋由命士以上社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

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

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

帝始也夫惜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

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
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未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
私道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拜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
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通鑑
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以
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禮
爲次居室爲後今園立方澤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
廟之制未爲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即周禮廟祭禮同馬
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傳玄之徒尚
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發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
不能已於已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
誠敬足矣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守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
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也遊之
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於禮衰矣後世致隆於原廟而論於
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
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豈生於原廟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
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
所不致顧乃結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
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

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藝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
又厭於甲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
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旣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
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
朝音嗣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
其沿襲音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
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
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
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
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
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
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
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

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次及營表故不得書則

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道旨

特書總叙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宣天未欲使私

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政也反其事而審音色正其

傳即嗚呼惜哉語錄神祖既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

表以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然陸氏所定

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文集加謂昭穆者父子之屬昭以

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穆之義方

上也豈可得名昭哉且為父子之昭穆也昭穆之義昭穆之

向此而復為昭穆且必昭穆也昭穆之義昭穆之義昭穆之

又安可復為昭穆且必昭穆也昭穆之義昭穆之義昭穆之

也又何不直附於父而必昭穆也昭穆之義昭穆之義昭穆之

乎而張琥音之議庶幾近之文集集義謂四時常祀各於其

季之位而不謙尊於文王及合食坐而相陪故成王進居王

當知所擇矣

圖

王臨川吳微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六

行而者有主其無由者其主理於外而於內也
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在也况如今兩則皆非古則只當指伊川
所定之札行之○韋天賜與曰神主之制莫舊幾有之帝八
寸后七寸高祖九寸左傳注儀制云天子尺二諸侯九寸大
大士無主而宋儒列曰尺古
有二而制志絕異恐失之

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爲

果概謂果反果贏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

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

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特忍反而其

傳下同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

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

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

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

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况此等瑣碎

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

考而深辨之邪隨文

所定顯氏曰滿澤水草藤藟之類易牛

子以遺辨傳命等德之流也夫子以滿澤水草藤藟之類易牛

而我稽說必感於待化之義而斯氏○曰達道達德有三知

有果廢土弊變化之說而亦因之也○曰達道達德有三知

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

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弗知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

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者知者有所不知則學

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

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

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

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

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謂勉強而行者

矯異此蓋勉

強矯正之意此則昏蔽駁則雜天理幾聲仁久而後能反之

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去声下又則知為知非知明知語知並同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太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精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訣而言則三知為智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養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直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

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

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

爲脩身之要也真氏曰齊明盛服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

也前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

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脩乎

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

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

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

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誥問捐之捐之對其略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懼武行文逸遊之樂絕奇麗之

賂塞鄭衛之倡撤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身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去讒遠色賤貨

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

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

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

衆盛，足任使令。平聲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

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

勸士之道也。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人

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

也。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斂不盡人之財。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

勞，則不信度作滯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爲去聲

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真

其善，不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效皆悅而願

出於其塗矣。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

之。真氏曰：雖如周武王立夏，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

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求位

也。其財貢謂下貢上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亦作蕃

也。其財貢謂下貢上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亦作蕃

毋也毋衛主室而無倍暗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
必辨反辨衛主室而無倍暗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
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故大臣體群臣則
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
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
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天其理而無所悖
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
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爲音任之不幸而
或不勝評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
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
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
哉觀於管蔡監古衛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此亦
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談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
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
叔子商○左傳定公四年武

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東叔爲司寇
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爲成叔武霍叔處毛叔
也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去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

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
徒焉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特恩尊爲朱异字彦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賈賄敗罔親聽度

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異出基字茂出隋煬
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嘗官賣殿賄賂公行宇

文化及載逆出基亦見害○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
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謀害大臣蕩覆天下固則鄒陽所

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昨許規反所謂妬都校反賢嫉疾音能能御
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鄒陽傳

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
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

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皆惜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一主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或於衆口
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秦昭王
號爲應侯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亡國者君專授政策
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曰不然也
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曰不然也

彼其所以至此正坐去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

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

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

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

為姦以敗國顯擯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

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借賦勞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法所以誠意交

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

上之所以猜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

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

禍固有不可勝平声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

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

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未遠人之為

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方相

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

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况愚所謂授節委

積者比賦至長上遺雄季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

耶謂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從于國中及

邦之委積以待賓客施去聲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御之

委積以待賓客施去聲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御之

之道十里有市而有廛廛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

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

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

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

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

語以詰與吉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

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

則雖亦可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

者之記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與積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知

可曉也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此雖法度

一者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

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政刑道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

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

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

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

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

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故如此○曰在下獲上明善誠

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曰在下獲上明善誠

身之說音然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

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音諛說音說取容

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不孚而名譽
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倭苟合也其
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
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
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
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誣爲也其道在明乎
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如法同
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如法同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
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
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
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
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
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

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

無遺矣

輔氏曰如大尊之次終則中庸之極功

曰論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

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

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詘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法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音扶下同天之所以爲天也。渾漠無朕音也。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音如。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且

耳目四肢之好

去志

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

發而岐

反支義

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

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

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

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

氣質清純清純屬氣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

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

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

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

七容容中去聲下同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

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柰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

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

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上聲則其爲善去惡之

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君臣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

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明盡戒不得以爲吾之

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

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

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

分扶問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

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

而反爲不誠耳土殺按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

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爲善者固可曰諸說如

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

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則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

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

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非也。百行之源也。
故誠則無事矣。至正而易行。講果而說其無難焉。故曰：程子無妄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其通書解中。程子無妄
之云至矣。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無妄是自
然之誠，不欺是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敬者，人事之本。敬者
用力去做，底是。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敬者，人事之本。敬者
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讀，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
做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讀，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
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
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
實。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反復音同。之以發其
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
辨辨之明，則斷。斷音。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
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
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謹，不亦善乎。曰：呂氏
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

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

學未可以不博及其積累積水成淵而貫通焉然後有以

深造七到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

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昭然曰君子以聚之聚不博則

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

物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

未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

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

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

問而審之說也居此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

則自變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

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

實焉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

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以

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

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大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
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
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官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孝問
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爲性知所以爲
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真其所以思必至于得而
後已則孝問問見皆非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
尤有功也說見章句○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
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
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
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
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
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
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
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爲

飛魚躍流動充滿夫指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實理所發見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此矣經而立大本參矣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二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字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

誠明似不親切

程子曰自其外者李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

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爲行知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

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李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

至焉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

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被記錄者之

不能無失矣程子曰君子之孝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

其性然後反行以成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孝必盡其心知

誠之則聖人也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

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

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子

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至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

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至盡性也謂先從孝問理會

以推達于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知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呂氏性教二

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

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

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

之說也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

人之所教也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孝而言聖

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

孝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誠然其

失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

過於游揚則遠矣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

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也揚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

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

所至有差焉其歸則无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已之忠盡物之信為盡

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

程子曰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

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為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

錫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

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

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知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也

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

理便能盡性至命也

我問反

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

間與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

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

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

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

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誅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

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

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

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

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

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也

程子曰自人而言之微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

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贊天

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聽
明止謂只是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
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
初亦未嘗其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
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
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列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
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欠
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盡得已之性則庶類又盡
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類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窮
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熟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孝者須是窮
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孝今言知命與至呂游揚說皆善而呂
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呂游揚說皆善而呂
尤確克角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
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昏失之矣
至呂氏曰
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
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
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
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
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
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明隱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陰陽

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在人若人若人之性美然人有近無
故知不若物有近人之性未有不盡也此於人之性也物之性已莫不盡其
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盡也此於人之性也物之性已莫不盡其
性則天地之化育者希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是所
贊天地之化育者希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是所
夷地之化育者希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是所
天地之化育者希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是所
立故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謂之性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性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
其性千萬人之性一而已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
性萬物之性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
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
氣充塞而成位乎其中矣○揚氏曰性是則於吾身可也故曰盡
任其發而成人乎其中矣○揚氏曰性是則於吾身可也故曰盡
夫性天德者其孰能盡之矣○揚氏曰性是則於吾身可也故曰盡
有漸於德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則欲寡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性
則能盡人之性也與人同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
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爲能
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

善端所發隨其所與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通作而不

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

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

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語釋問既此

之曲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此若謂只有此一四端安得謂

是發一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

只平舖在要用即用不以以下人有先後問斷之意須待擴

而後充程子之言大意如此完此於人自提孩發聖人之質已

或孝或弟去氣偏發便是致曲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

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洞歸于誠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

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

用力悉有衆善之意程子曰而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

技藝上可見如養謂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允之黨黨乃潘

由基射之類是也謂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允之黨黨乃潘

如甲而射之類是也謂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允之黨黨乃潘

射也何以一矢復命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

則亦若以爲己之所自見而無與預於人也豈其已者之略

而失之與反羊諸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

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同於後若又著見

也者則明是有光輝之變與化何別曰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

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徒

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

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

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其進乎

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誠則德有

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河氏說亦

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固神無滯義河氏說亦

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

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心而忠信行也其致則

則能曲折而反諸中也臨行而必擇心而忠信行也其致則

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有躬於身必著於物故形

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亦變則革子以爲清

於化則神之所能與於此揚氏既以光輝發外爲明矣而又

引明則誠矣則以明爲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爲動

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化

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

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

不可不辨也易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

誠則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欺也故形則有物故若

也則輝光發於外故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

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

在天至誠爲能化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

則者尤爲確實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

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何不前知况乎誠心之至求

乎善龜而善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

乎顯莫測乎幽此誠之至也

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細聞故曰至誠存此心
如神動乎四体如傳所謂誠之則以定命者也

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

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程子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台

之問物莫得以道其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

如曰人固可以前知其理須是川則知不用則不知如

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曰蜀山人不知起

前董平曰未嘗出是日不備遠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

得入城置少茶果特以奉持也程子曰先生欲來信息其人

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

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

其事理朕反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

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之私也亦

何害其為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

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游

又曰孝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去聲且

又老莊之遺意也勝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

自本自根也勝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

誠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

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大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

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補之言有以理之實

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

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

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

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

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

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

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徒元反後並同。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方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

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也
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

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往往至

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

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
昌氏所論子貢字

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

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

入德之殊而已也
昌氏曰子貢曰學不厭也教不倦也

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爲智也夫成已爲仁教不倦也

也推是以前則成物爲事也夫成已爲仁教不倦也

吾知數不勝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

所以異也發明曰不厭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

故以智爲體而仁爲用成已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子貢之言

而智以仁爲體而仁爲用成已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子貢之言

即言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

主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爲仁之所爲仁之所爲仁之所爲

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以爲用也

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

揚氏說

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揚氏之言蓋多類此最前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此勝也而無物亦未安

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

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

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音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

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勝曰其

天行也誠則形一故有物不誠而著乎為則有作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哉

以智則不察以行則不著少進德則不可

以智則不察以行則不著少進德則不可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揚無息不息

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又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為

無息耶勝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於地是也

不仁是也勝曰無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舜子之三月

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勝曰其為物不二

不巳不巳於覆載萬物雖刻痕形而莫如其端也故呂氏所謂不

巳其命不巳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

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巳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巳其命不

巳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巳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

呂氏曰天之所以為天不巳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巳其德而已其為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巳則一故聖人

之道可以配天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夫人

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其善而此章所謂至

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

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

德者於四方者是巳非謂在巳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

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

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巳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

旨矣呂氏曰能大之一拳水之一勺亦積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

乎口道之在者德性而已道之全體者此則所謂先充不
而巳所謂精微者或謂中庸者曰合於高明然須更以游
揚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曰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
致廣大也非其所以問其所以道充其德性之使無不該
致則能極高明也非其所以問其所以道充其德性之使無不
然則無體矣高明也非其所以問其所以道充其德性之使無不
無踐履可據之也非其所以問其所以道充其德性之使無不
明者中庸之妙性而後能致廣高明也非其所以問其所以道
問孝而後能盡其性而後能致廣高明也非其所以問其所以道
之序也○趙氏曰張子言遂句為義始備湖氏之游氏以遂句
節下為送揚氏以遂句為義始備湖氏之游氏以遂句
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游氏曰發育萬物
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於天而
多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而盡中禮也六以三百三千下
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至德非他
己矣而以無方無體離聲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

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

游氏曰

性而道問孝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德也且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

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

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

擬夫音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

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

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擬道而反有所待

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游氏曰道之變風于天

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或不及也無禮以範圍

以修德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興焉所謂至德

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賦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

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措於儀章器數或知新

敦厚崇禮請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天意固然

日温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彼厚以崇禮所以守

約而廣中也○攝氏曰温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彼厚以崇禮所以守

崇禮道中庸之事也。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
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
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
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
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
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
脩是德而疑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
下在治法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
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
無二王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
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評性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
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

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

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

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

猶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辨三物教萬民而實

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

方若以書使去声干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

邦國者侯者歲編有三歲編世音批五歲編省七歲編象胥

論言詔協錄命九歲編書史論書名書各所以同其文及使

皆音書之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

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

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

列國雖無猶用周制至秦吞并後始用六為紀而漢六尺是時

改車之制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罷黜更制小篆隸書

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

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三傳即三王唯呂氏一說為得之耳。

肆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

而為是矛盾反也呂氏曰上焉者謂上達之事如性命道

近於養唐下焉者謂小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履時變易

無所措考則難見而出於空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足以民

無所措考則難見而出於空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足以民

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耶曰以王法天下者而言

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

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

曰有三王以空言者也故曰不談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

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差也

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

故曰不感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勳舉一身兼行數言而言之

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

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及也

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法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

流於歸穆不已者大德之教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

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教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

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

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

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

變也以至至於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

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由其書之有序禹貢

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也居宋而章甫也

至於用舍赴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

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

作論孔子曰丘少吾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短單用之冠

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

以迎日推策

漢興漢同

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

善去

授放伐各

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

其積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

而得邦家也則亦何嫌

日黜

於是哉史記黃帝本紀云迎日

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漢朔詳見論語八陰

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漢書禮志云周禮云推王筮因新方

帝蓋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辨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

也法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為君德者得之而未

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

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

楊氏曰書曰惟天

知臨大君之寶吉則聽則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

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狂矜殺以效果故有執者

業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

義但不知經綸之為致和立表之為致中知化之為窮理以

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

至誠之道者得之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覺裕溫柔仁德

爲仁或執之以爲義或敬外有以爲禮或別以爲智惟其時而已此

所謂時出之也而民發言而民信行而天下之觀內有以顯天下

之志是以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位於天地之大經五品

之性惟理而治之無道皆可名於經也而民彝爲大經五品之

此至誠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游氏曰德者其用也

其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敬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者所

窺其與故曰苟不固物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

誠之道非全聖不能知其言之序莊因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

懼夫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

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

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
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
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
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
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
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
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
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
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與
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詩意本
題此則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止為諸說如何曰程子至
語此則大字則謂無不徹而安所止也
矣
人備已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
自位万物育氣無不知四靈何有不至此信達順之道

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

二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

於發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雖私智以爲守非敬也

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更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

下平矣○又曰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又曰中庸

言道只肖道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

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

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要○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

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下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

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

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呂氏曰此

成反本以盡中廟之道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

五條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

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

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

又失其條理矣○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希蓋要其所

以不顯而發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

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又曰德精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
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天爲一無意無我非他非思
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體矣。物而不可見者
曰無。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又曰不動而動不言而信不
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乎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德有誠之
聲色有慈至于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
於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
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從來莫非心之折出其知風之自故
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故以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爲人敬信之術。詎動而中有人敬信不以貨色親長上達諸
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道則爲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
子言貨色之微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以德爲誠之事而猶
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以德爲誠之未當者
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
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
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
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

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

獨者皆非儒者之言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

則離人而曰無聲無臭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游氏曰於人不失足於人

於人則已簡也然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游氏曰於人不失足於人

近也人觀其長其長而易於天下平可謂先齊其家知遠其

言有物行有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天下平可謂先齊其家知遠其

不謂也其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口用之尚可

矣乎難知也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曰德輶如毛非其高

所若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德也故曰毛輶有

天倫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自中道矣揚氏曰知風之自與

呂氏舊本之說略同揚氏曰世無其自中道矣

無君墨子兼愛揚子為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未也揚氏曰

端去不可不為和風之未不免乎揚氏曰

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其所謂見聞者
呂氏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
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輔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
呂游之失也憊耗期德德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而未
侯氏說多踈闊惟以此章爲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
之也侯氏曰自衣錦向約至無聲無臭
全矣子思用叙入德成德之序也